

# 塞外杂咏

■清 高士奇

望中宫阙隔云霞，叹息今年负物华。  
六月驼毛飘满地，浑疑春尽落杨花。

赏析： 红酒

高士奇(1645年-1703年)，字澹人，号江村，出生于浙江余姚樟树乡，清代著名学者。

“望中宫阙隔云霞，叹息今年负物华。”第一句字面意思是，向远处望去，就算极目远眺也依然看不见天上的宫阙和我隔着的云霞，表达了作者远离皇城，思念家人的感情。第二句，因为今年实在是太忙碌了。又辜负了大好河山的很多景色。更深层意思是，虽然看起来忙碌的生活，实际上没有做成多少事情，很多机会都错过了。

康熙十年到康熙二十五年这段时期内，高士奇步步高升。但他的生活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么闲适，这段时间是高士奇最为辛苦的几年。高士奇每每夜夜操劳到两、三更才能入睡。当高士奇要讲《周易》的时候，他每天都必须将要讲的内容再次温习，直到了然于胸才敢安心入睡，这样刻苦钻研的精神让康熙对他更加赏识。

“六月驼毛飘满地，浑疑春尽落杨花。”六月的骆驼开始脱毛，驼毛满地飞舞。还以为春天结束了，那些杨花落下来。可以看出塞北的春天来的很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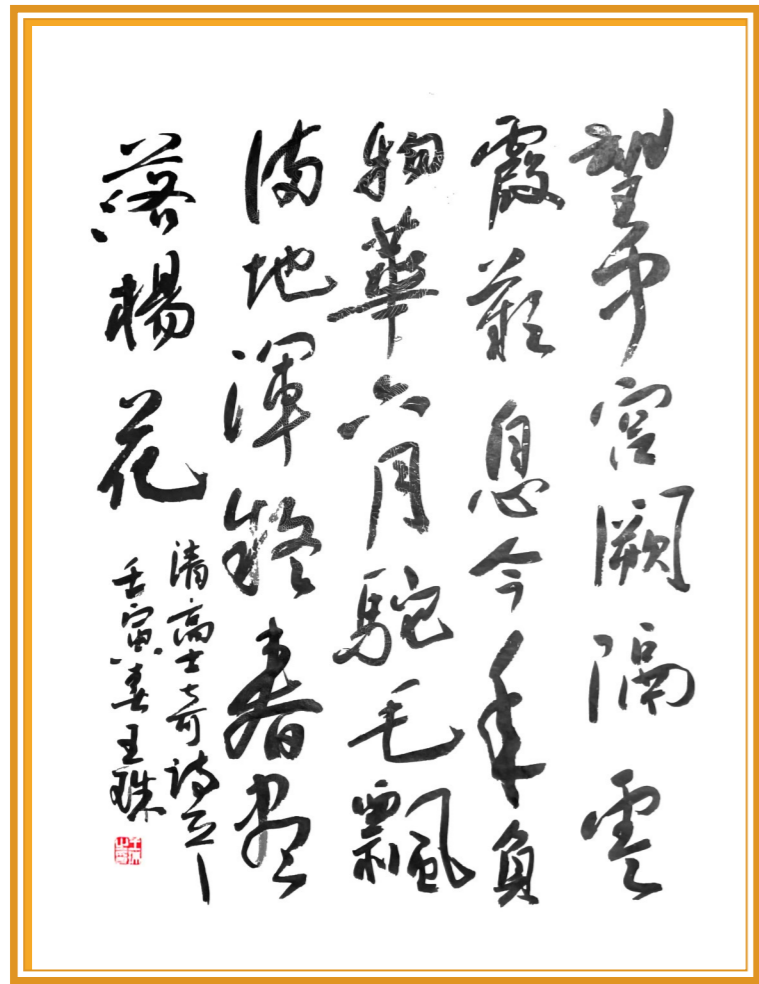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清高士奇纪》中也有记载。塞北五六月炎热的天气很少。一昼夜间四时气候都具备。大都白天穿皮衣，中午换上细葛布衣，其余的时间穿棉衣，夜里就盖上用毛皮制成的被子。

“囊驼于五六月脱毛，塞上处处皆有，风吹辄转，如杨花也。”这里描写的驼，很可能是双峰驼。它们躯体高大，体毛褐色。极能忍饥耐渴。双峰骆驼毛长，耐寒，春季脱毛，主要生活在中亚和中国西北、蒙古。骆驼又被称为“沙漠之舟”塞北的人们常常使用它们，因为这种骆驼较适合作穿越大沙漠的长途旅行之用，且可以装运更多更重的货物。

整首诗从抒情到写实，描绘了塞北的一个独特景象，暗示了经济的繁荣，边塞安宁，生活富饶。同时也在感叹时光易逝。



骆驼水墨画 张玉柱



书法王珠



散文

# 爸爸的打，是一生的暖色

■刘波

窗外，冬天的锡伯河很清寂。几支凋敝的蒹葭，无奈地倒伏在河面，伤痛不已的样子；水瘦了，细若游丝，粼粼地闪，仿佛昏睡，或者倒流。我无杜甫、李清照的才情，不会感时溅泪，恨别惊心。我沉溺自我的境界，很奢侈地看书，或者看电影。

我很少看电视。我觉得，电视剧连篇累牍，牵着你，会让你很被动地跟剧。近日却有例外，一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《人世间》竟让我欲罢不能。此剧颇具现实生活气息，充盈饱满的人情感，让人不由地洒了几多难抑的清泪。

其中一个情节，每每想起来都会令人潸然泪下。

从重庆大三线建设工地退休回到北方的周志刚找不到家了。他原来的家被小儿子周秉昆借给了朋友。乔迁之喜，自己居然不知道，居然傻乎乎闯进了他人的家，这让周志刚很尴尬、很愤怒。

说来，周志刚、周秉昆父子的性格、脾气一脉相承，都是执拗的存在。因为当年爸爸偏袒读大学的哥哥姐姐，惹得小儿子周秉昆气愤，导致父子二人在火车站大吵一架之后，明明惦记着彼此，愣是几年一封信都没写。这样，周秉昆晚上下班来看望回家的爸爸，周志刚就暴躁的炮仗脾气终于炸响，怒吼中，上去就踹周秉昆。

此时，周秉昆躲在一边的儿子聪明，因一直没有见过爷爷，直接冲进家门对着爷爷的屁股就是一个猛踹。这一踹让本来挺伤感的戏份变得滑稽不已。按说儿子替自己出气，周秉昆应该感到开心才对，可他本能地，直接上去就对儿子一顿猛踹，并怒吼，干啥呢？聪聪说，爸爸，他打你！他是我爸爸！周秉昆呜呜地哭了。

至此，我也不禁潸潸流下了满脸的热泪。

我是为周秉昆接着说的话而流泪。他说，都当爸了，还有爸揍你，那不就是幸福嘛。

我有过如此幸福的往事吗？有过。

我爸爸也打过我。

我爸爸的打，一直都是暴风骤雨，雷霆万钧。儿时，因坐相、站相、吃相，还有饭桌前用筷子敲碗、剩饭掉饭粒，我的屁股和手背，都没少挨过爸爸的柳条、筷子头。这些却让我受益匪浅。当年，部队要求士兵“站如松，坐如钟，走如风”，会让我想到童年爸爸的教训，于是能很快地融入；时至今日，我仍然不剩饭不掉饭粒珍惜每一粒粮食。

然而，有两次挨打，让我一直匪夷所思，觉得冤屈。一次我六岁，爸爸莫名地用柳条抽打了我。我感到委屈，自己一个人抽泣着，不顾荒野苍狼等野兽的威胁，走了十多华里山路，跑到了姥爷家。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，我不断反省自己，也没有找到挨打的理由。另一次我十岁，吃过午饭去三里外的小学，坐在课桌一旁和同学下象棋，爸爸却蓦地赶来学校，扯着我的衣领就走，回家

后竟是一顿柳条劈头盖脸的暴打。当时，我鼻、口出血，假如不是奶奶及时赶来，说不定就得住医院了。我挨打，是责怪我不在家把猪圈垫上土却早早去了学校！

想来，那段日子，爸爸遭到“文革”冲击，靠边站且受到脖子挂砖头等摧残，他打我，应该是一种解压一种发泄吧。

爸爸的打，却是一种激励，让我不断反省和磨砺自己。七岁，我就要在寒暑假去生产队和大人一同劳作，给家里挣工分；八岁后，我家二十多平的猪圈无论被雨雪弄湿还是被猪的屎尿弄脏，都是我来自从坑上挖土扔进猪圈，黄橙橙盖上一层，使之干爽；在学校，我竭力做一个刚强的男孩，从未无端撒娇、赖皮做女儿状！

但是，我也和周秉昆一样，对爸爸存有莫大的怨气。那年，我和八名同学高中毕业回村。我十五岁，在同学中孱弱、最小。但身为村支书的爸爸安排了那八名同学当老师、村医生，却让我去生产队去接受劳动锻炼。我有一种被发配充军的感觉，再不和爸爸说话。两年后，不堪田垄的劳累，我背着爸爸去县城找舅舅，悄悄参军去了部队。三年后，复员归来，在农村劳动四年，通过考试考核，我成为乡政府的一名干部。

爸爸六十岁那年，退休了。爸爸火气消弭，变得温情了。和周志刚一样，爸爸有三个孩子，哥哥、姐姐和我。他住在我家，却不时惦记哥哥、姐姐，隔一段时日，就要去看望他们。

可以说，女儿降临，跟爸爸的唠叨有重要的关系。爸爸不再大声呵斥子女，他旁敲侧击。我儿子周岁庆生，全家人都喜气洋洋的，惟他，却说，用这小子去换个丫头吧。我知道，他这是想要个孙女啦。也是，我哥哥膝下两个儿子，我们生的又是儿子，爸爸想要个孙女也是人之常情。我本来是不想要二胎的，只好和妻子说，无论儿子还是女儿，再要一个吧。

爸爸走得突然。那年，《恋曲1990》在城乡风靡，什么“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|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！”什么“怎么也难以忘记你离去的转变|孤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……”都是些伤感的句子，仿佛谶语。唉，在年底，爸爸溘然撒手人寰。

爸爸走的那年，女儿三岁，牙牙学语。爸爸对于孙女的舐犊之情，是由衷的。孙女头发稀疏、柔，他就多次用剪刀修理，到底把她的头发“度”得茂盛起来。我们住在农村，孙女的头发有虱子，老人会给她捉、用热水洗，不厌其烦。可女儿刚刚会叫爷爷，不久却与爷爷天人两隔。

爸爸走了，在时间的旷野上，放眼望去，满目荒愁。多年以前，读过阎连科的《想父亲》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“最大的心愿，是父亲从坟墓里走出来，拿着柳条再打一次自己的屁股”。

这个心愿，是再不能完成了。

小小说

# 大漠孤狼

■犁夫

她，化了三次妆。最终还是被第四次取代。因为眉毛总化不好，蚕眉不展，她的心情，让纤细的手有些吃不准，不是画粗了，就是画细了，再就是画弯了。

“大漠孤狼，究竟是谁？”她不止一次在心底发起疑问：第一次是奶茶馆，第二次是砂锅居，第三次是一锅鲜，第四次约在影剧院。座位是十六排十六号。前三次没见一个人影，全被一帮小叫花子给搅了，就在枪声响起的时候，她被一个叫花子拽出了好远，那份指令随即出现在她的小包里，那是一块糖纸！

当然，她用灯火烤开了糖纸上一层薄薄的蜡，然后，又用显影液轻轻一擦，一串小字出现了：告诉她人，敌人布兵有诈。撤。署名是大漠孤狼。

这一次，她发报后，部队及时撤离对敌人的包围，粉碎了敌人的反包围。

大雨滂沱，她的红纸伞，被另一红纸伞瞬间换掉，她只见一把红伞的背影消失在雨帘里。

同样，她在伞把里找出了一块糖纸，仍旧是密令：火狐叛变，在

柳浪三间，灭。大漠孤狼。不消一个小时，但见柳浪三间火光冲天，爆炸掀起的巨响，淹没了妓女的哭喊。火狐狸死在了柳浪三间。

这一次，她如时出现在影剧院。刚刚坐下，前面就出现了一个小贩：香烟洋桂花糖！她买了糖。

灯光下，糖纸上的指令出现了：辽都三号院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获日飞行员绝密令。

电报发出了。一片死寂。而后，她没有接到任何指令。直到一九四八年。

一把红伞出现了，她知道，那是唤醒她的标志。只见那把红伞微微地抖了三遍，就像手指在敲击，她知道，那是摩斯密码；马上转移，前面有马车接你。大漠孤狼。

她艰难地睁开眼，一块糖纸从空中飘落，她伸出手，攥住。

# 教育百花园



为人师近20载，听过的课几乎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，但印象最深的一次听课，竟是我以家长身份参加的大女儿幼儿园的公开课。

老师讲的是《小动物的梦》，教学目标是认会“月亮”等几个词和锻炼孩子的表达能力。一堂课下来，目标完成情况良好，教学环节紧凑，课堂气氛活跃，来自家长的好评如潮。看得出，老师对这节也很满意。但职业的挑剔仍使我不得不静下心来反思，作为教育工作者，我们自以为是地做了些什么？

“老师，求你个事？”生怕老师不同意，我期待地看着班主任小声问道。

“嗯，什么事呀？”

“今天是妈妈的生日，晚上，我可以给她打个电话吗？”说完满怀希望心里想着，难道老师会拒绝一个这么感人的请求嘛？

“可以呀！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所有的担心一扫而光。我就说嘛，谁会拒绝一个有孝心孩子的请求呢？

一上午，我都在想怎么和妈妈说话，只说一句“生日快乐”不好吧。走路时想，上体育课时想，吃饭时想，中午躺在床上也在想。这样折腾了一半日，

(一)

“大家猜猜小兔子做了什么梦？”“胡萝卜。”大家的回答异口同声。看来这是个没有悬念的问题了，我想。

“是吗？是吗？是胡萝卜吗？”老师边问边忙着往黑板上粘贴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被遮住内容的纸，然后故作玄虚地一点一点揭开，是老师画好的胡萝卜。

有的孩子靠在了椅子背上，有的开始东张西望。我叹了口气，我们老师是多么愿意把我们预设的课堂展

# 听课随想

■经棚一中 丁建华

示出来，哪怕有些内容已毫无展示的必要。

(二)
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完了小动物的梦，老师问了另一个问题，“昨晚你们做什么梦了？”

“我梦见浇花了。”  
“我梦见刷牙了。”  
……

孩子们回答很踊跃。老师给每个回答问题的朋友一个小红花。孩子们更加争先恐后地举起小手。

“我梦见……我梦见浇花了。”  
“很好”老师边鼓励边发放红花。作为同行，我太理解老师了，给每个孩子机会，给每个孩子奖励，况且家长就坐在后边。我无奈地苦笑，太多孩子做了同样的梦，我们好心的鼓励竟促

成了孩子的撒谎。

(三)

“昨晚你们做了什么梦？”试问我们每个成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何况是孩子？他们每晚都做梦吗？梦醒了还能记得？所以，课堂上我们该如何设计问题？一个抢着站起来的孩子说不出自己做了什么梦，老师告诉他“今晚回去早点睡，明天早上把你的梦告诉老师。”我真担心他无法完成老师的作业。

我想，我们该小心维护孩子的童真，这样，他们长大了，才会仍然保持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



# 生日快乐

■宇宙地小学 李梦 指导教师 杨占成

还是没想出来一段完整、美好的祝福语。

因为始终没有想好怎样表达，所以一直到了晚饭时间，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打这个电话，不知道后果会怎样，妈妈到底是会高兴、感动呢，还是无动于衷。最终我硬着头皮去门卫给拨通了妈妈的电话，我急切又好奇的心不停地颤动着。忽然电话那头传来了妈妈那慈祥的声音——“喂。”

“妈妈”我小心地呼唤到。  
“唉，我不知道这个电话号是谁的。”

我扑哧一下笑了出声，“妈妈，生日快乐！”我最终还是只说出了这个“思考”了很久的话。

“嗯！谢谢，我收到了！”或许妈妈被我感动到了，声音竟有些颤抖。

我安心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扭头奔出了门卫室跑向



克什克腾融媒 (客户端app)



克什克腾信息报 (二维码)



克什克腾电视台 (公众号)

